

## 星期文库

苞米七“子”之三

## 苞米茬子

赵富

在家乡的老屯,每到秋天,苞米秆子被放倒后,大地一下子就矮了半截。那留在地里的一垄垄苞米茬子,斜削的茬尖齐齐整整,锋芒直刺天空,像一幅兵家排兵布阵的壮阔地图,接地连天,气势如虹。每一排茬子上,都印着镰刀划过的身影,浸着农人们汗水的痕迹。苞米茬子,也叫苞米扎子、茬子管儿,就是收割苞米秆子时,留在土里连着根须的那截根节硬管。过去每到第二年开春种地前,生产队都会组织社员刨茬子。一来刨掉茬子才能平整土地,不然这些硬管儿不容易腐烂,会影响后续的铲地、趟地;二来茬子是上好的烧柴,刨下来可以分给各家各户。

刨苞米茬子,刨茬锨是关键。人巧不如家什妙,锨头得够锋利,锨身要趁手轻巧,下锨时得透得深、扎得稳,这样刨茬子的速度和质量才能跟上。这活儿讲究的是巧劲,要是一味使憨劲,不仅刨不干净,还容易把茬子刨得“连筋倒”,根须和泥土缠在一起,捡茬子时拔不下来,很容易割伤手。

有一年我没把刨茬锨拾掇好,刨出来的茬子几乎全是“连筋倒”。捡茬子的活儿分到妇女队长身上,锋利的茬尖把她的手划开了好几道口子,鲜血直流。后来作业组长亲自补刨了一遍,还扣了我两个工分。打那以后,妇女队长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连筋倒”,这外号足足被叫了好几年才慢慢没人提了。

苞米茬子除了烧火做饭、烧炉子取暖外,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妙用。那年夏天大雨,我家土坯平房檐口原先的秫秸烂断,雨水顺着破口往下淌,把前墙皮都冲刷掉了。父亲从苞米茬子堆里找出那些茬管长、根须密的茬子,一根一根扎进檐口的破洞里,茬管朝里、根须朝外,再用抹板把根须拍得齐齐整整。接着,父亲和好碱泥,一点点摔打抹平在茬子上,让泥层和房盖的碱泥牢牢衔接在一起。从那以后,再下大雨,我家的平房再也不怕墙皮被雨水冲掉了。

农民们凭着过人的智慧,创造出许多适配生产的工具。刨苞米茬子,得用专用的刨茬锨;砸苞米茬子,离不开木头做的爬子;拉运苞米茬子,要靠大马车,装车时则得用叉子,既有两齿的,也有三齿的,既有木质齿的,也有钢筋齿的。

女人们做饭时,对柴的类别分得格外精细。麦滑溜、苞米秆子属于软柴,用于平常焖米饭、煮苞米碴子粥;而豆秆、毛嗑秆、苞米茬子则是硬柴,每家存的量都不多,通常留到过年时才舍得用——煮饺子、炖猪肉、炖排骨、蒸馒头。

家乡的田野,是苞米生长的生命载体。那白花花的苞米茬子,记录着岁月的更迭,最终沉淀为我们心底永远的美好记忆。

## 人工智能和小说

岑嵘

中提到所有好莱坞电影都有一定的模式,业内人士称之为“高度概念化”,所有的电影被分成“如愿以偿”“麻烦家伙”“超级英雄”等十个类型。市面上有很多《如何写好小说》这类的畅销书,告诉作者该如何写开头、高潮、结尾、冲突、悬疑。其实它们都是将小说创作模板化,有了模板才可能将“零件”(段落),拼装成为“成品”(小说)。

其次,人工智能还会建立起语言模型。它本质上是个概率问题,例如“我长大后希望成为……”,“科学家”“医生”“艺术家”这些就是高频词汇,而“乌贼”“铅笔盒”这类的词语几乎不会出现。另外,算法还可以从小说家的所有作品中学习,根据词频摸索他们的写作方式。

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创造出五花八门的故事,这和“神经网络”有关。人工智能从人类的知识库中汲取了各种

信息(这被称为“训练”),再将各种范例汇总形成一个树状图,列出故事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,通过“神经网络”在故事发展树状图中找到最佳的路径(这被称为“深度学习”),这样生成的故事就会变得很吸引人。

事实上,罗尔德·达尔预言的状况——机器写小说替代人工写作——可能已经出现。2025年阿歇特出版集团出版了被认为是AI生成的小说《害羞女孩》,销售非常火爆,不过最终因为争议不得不下架。而罗尔德·达尔预言的另一现象,即科技公司和作家签署协议,以知名作家的名义发表作品,或许也会出现。

人工智能写作的背后是人类数千年的语言与文学积累,没有这些,它永远学不会写作。因此,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模仿和重复人类的文学创作,尽管它可以默写莎士比亚的每一句台词,背出流传下来的每一句唐宋诗词,甚至生成一些以假乱真的小说,可它永远无法感知四季变化,也无法体会悲欢离合。人类才是写作这件事的真正主人。



## 小酌怡情

杨树山

●百草园

美酒小酌,如诗似画。适量适度,情深意长。

说起作家罗尔德·达尔,我们会想起他写的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,或者是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,但很少有人会提到他的短篇小说《伟大写手》。

达尔在1953年创作了这篇小说,小说名字的英文直译是《伟大的自动语法分析器》。和达尔的其他小说相比,它算不上特别出名,但阅读时却给了读者足够的震撼,因为达尔在70多年前,就已经准确地预言了人工智能写作这件事。

《伟大写手》的主人公名叫阿道夫·奈普,他不但是一个计算机天才,还怀揣一个作家梦。一次偶然的机遇,他突发奇想,如果制造出一台能够自动写小说的机器会怎么样?于是,他研制成功了一台“自动语法分析器”,随后奈普又将它加以改进,甚至可以写出长篇小说。奈普大规模地“生产”小说将其卖给出版社,并大赚了一笔。紧接着,他有了更大的野心——垄断整个出版业。他“买断”了大部分作家的署名权,让他们白拿钱而不用写作……

罗尔德·达尔创作这篇小说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讽刺杂志编辑的势利和人性的贪婪。达尔这样写道:“你想拿什么来说明都可以,地毯、椅子、砖头不一而足,现在都是机器生产的。质量也许会低一等,但是,那没有关系,重要的是生产成本。那么,故事不过是另一种产品,跟地毯和椅子一样,只要你送货,没有人会在意你是如何生产出来的。”

这台会写小说的机器是如何工作的?小说描写道:“让这台装置根据语法规则,将一个个单词排列起来。给它配备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、代词,并将这些词作为词汇库储存到记忆组件里。然后,根据需要,将它们抽取出来进行排列。再给这个装置输入情节,让其书写出句子来。”

在科学史上,机器写作的起点就是类似达尔的这台机器,它把文学拆解为可计算的符号与规则。那么今天的人工智能写出复杂小说的原理是什么?

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写出小说,首先是将小说创作模板化。编剧爱好者都看过一本名为《救猫咪》的书,其

春暖花开后回老家小住,是父母十几年来养成的习惯。

母亲刚到老家,就急着要晒被子。我帮母亲在前院拴上绳子,当母亲翻箱倒柜地把棉被抱出来时,我一下子愣住了,这条我熟悉得没法再熟悉的棉被,母亲还留着。

我迎上去,仔细地看被母亲当成宝贝的被子:那红色的丝绸被面,半面儿已经没了纬线,光剩下经线了,发黑的棉絮裸露着,被子内里也破了好几个洞,本来洁白的棉布变成了淡黄色。

“这被子您还盖呀?赶快把它扔了,换条新的吧。”我既心疼母亲,自己也感到愧疚,拽着那条旧被子就想扔进当街的垃圾桶里。母亲倔强地搂住被子不撒手,大声呵斥我:“盖在身上不冷就行了,管它新旧干啥!”我见母亲急了,赶紧松开手,母亲又接着说:“虽说现在生活好了,可也不能浪费。

甭管啥物件,能用就用着,买新的不得花钱啊?谁挣钱也不易,能省就省吧!再说了,这是你姥姥留给我的念想,哪能说扔就扔!”

我知道母亲的心思,只好作罢。母亲是最会过日子的人,也是重情重义的人,她已经节俭了一辈子,谁也改变不了她的想法。自我记事起,母亲

## 那条旧棉被的经纬

石绍辉

就一直省吃俭用,好吃的总留给爷爷奶奶和我们兄妹,自己几年也舍不得添一件新衣服。只要看着我们吃得饱、穿得暖,能体面地生活,她脸上就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。

1980年,我考上了宝坻师范学校,母亲乐开了花,卖了她辛苦养大的大白猪,给我买了一辆红旗链条自行

车,又亲手给我做了一套崭新的被褥。我参加工作后,母亲又给我添置了一套红底白花的棉布被褥,让我体面地住进了职工宿舍。后来,父母在城内给我买了两间商品房,花了半生的积蓄。我结婚时,母亲送给我的是缎子面的“双铺双盖”。后来,她又给我们做了两床双人被……有了父母的托举,我成了让很多人羡慕的幸福之人,事业、家庭都蒸蒸日上。而母亲却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,盖着那床姥姥当年给母亲的陪嫁被,拆拆洗洗,缝缝补补,直到如今。

夕阳将棉被的投影拉得很长,像铺展在大地上的年轮。母亲微笑着把旧被叠好放在了炕头。我不想去改变母亲,看着母亲那知足的样子,我知道,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替代,那些断在岁月里的纬线,早被母亲的白发和勤俭持家的家风家教,织就成了更坚韧的经纬。